

楔 子

「每個禮拜只要星期三跟星期六過來就可以，大哥說，我如果請不動妳，他就要帶女兒直接殺來公司求妳，直到妳點頭答應為止。」黃國樑將一隻手放在許詠妍的肩上，努力遊說。

「之前加拿大客戶來談博物館合作案，妳英文說得很流利，這點我大哥也知道，他是真心誠意想拜託妳當團團的家教。」團團是大哥十歲大的女兒。

「好吧，先教三個月看看。」許詠妍在心裡嘆口氣，終於答應了。

「好！就先教三個月。」黃國樑露出大大的笑容。「我大哥要是知道了，一定會很高興的，說不定還會放鞭炮慶祝。」

她噗嗤一聲笑出來。「哪有這麼誇張？」

「妳不知道這件事在我們家算超級頭條新聞！」黃國樑笑得闔不攏嘴。「以後星期三我們一起下班，我直接送妳到我家。」

「好啊！」反正順路。

「我們還能一起吃個飯，我們家人看見妳來，一定很高興！」黃國樑興奮得雙頰微微漲紅。

「又在誇張了。」許詠妍微微一笑，雙眼浮出一層淡淡暖光。

就在兩人說話時，電梯發出叮的一聲，厚重金屬門板往兩旁緩緩滑開——闔別六年，這就是穆湛倫與許詠妍重逢之際看到的第一幕。

穆湛倫一身筆挺西裝，雙手插在褲袋裡，神情冰冷，目光直勾勾盯著眼前笑意盈盈的她，以及……那隻放在她肩上的蠶手。

他表面上不動聲色，可是周遭的空氣早已瞬間凝結。

我直接送妳到我家？

一起吃個飯？

我們家人看見妳來，一定很高興？

只怕他全家人的高興總和，還不及這傢伙的十分之一吧？

穆湛倫下顎抽緊，一步一步慢慢走向側面對著自己的許詠妍，腦子裡不斷冒出剛剛聽到的話。

這男的他認得，是她大學同系同學，他們……正在交往？當初他去美國前，交代她要等他回來，難道她……

他抿緊雙唇，一顆心沉到谷底。

不可能！如果她交男朋友，每月一份關於她的徵信社報告一定會注明，他不會被蒙在鼓裡。

這六年來他忍著遲遲不主動跟她聯絡，沒想到她斷斷續續傳了兩年多的訊息之後，就完全斷了聯繫。

她真不是普通狠心，把他勸回美國後，老是不冷不熱的問一些無關緊要的問題，也從不對他說點好聽的話，更沒說過想他之類的。

他氣她，卻拉不下臉主動跟她聯絡，哪知道她居然也跟他斷絕聯絡。

她要他回美國，他就乖乖回去，男人的尊嚴被她踩在腳底下，還要他怎麼做她才

滿意？

她一句軟話也不說，教他怎麼厚著臉皮主動聯絡她？

直到半年前，無意中從母親口中得知當初她說那些話的真正原因……

於是他花了半年時間籌劃事業，重新布局，把一部分產業引進臺灣，做好人事安排，好讓他能遙控公司所有的決策。

他終於回到臺灣，不為別的，只為一她！

數秒之間，穆湛倫心緒翻騰，不能自己，卻仍保持著完美的高冷形象。

總經理趙慶義最後走出電梯，一踏出電梯，立刻察覺現場氣氛變得無比凝重，肅穆之氣瀰漫整個空間。

發生什麼事了？

趙慶義懶得弄清楚這見鬼的氣氛是怎麼回事，馬上靠到穆湛倫身邊，討好的道：

「穆先生，您想先巡視建築部門，還是室內設計部門？」

穆湛倫沒搭理他，在距離許詠妍一步遠的地方站定，看著她聽見說話聲後慢慢轉過頭來。

困惑、詫異、驚喜、落寞、狐疑快速閃過她的眼底，隨後她眨了眨眼，輕輕倒抽一口氣，重重吞嚥一下口水。

穆湛倫抿緊唇線，冷然盯著她，她想移開視線，但他不讓，強勢用視線鎖住她的所有注意力。

兩人長時間的凝視，引來身邊好奇的目光，連在櫃臺後方的兩名總機小姐也敏銳的嗅出八卦味道，不自覺站起身，看得目不轉睛。

「你……」許詠妍吶吶開口，卻不知道接下來該說什麼。

她表面鎮定，心裡卻像有隻瘋狂大象闖進瓷器店裡，快跑一圈，裡頭瓷器乒乓兵碎了一地。

他回臺灣了？什麼時候的事？

穆湛倫悶不吭聲，動也不動，唯獨目光快速掃了眼她肩上那隻礙眼的手，又轉回來盯著她看。

就見她反應很高的往旁邊移動一步，成功脫離那隻臭手，他心裡的不痛快才稍稍平復一點，願意開金口，「妳在這裡工作？」他這是明知故問，但他可不想讓她知道他曾窩囊的委託偵探調查她的近況。

要不是被思念折磨得太痛苦，他根本不屑做這種事。

「嗯，你呢？」許詠妍點點頭，張大雙眼看著他，神經緊繃。

他又變了！

國小的他是隻暴躁的小野獸；大學時代他回來臺灣，外表彷彿已被馴化，但時不時就會冒出他性格裡的暴戾與衝動；現在的他，筆挺深色西裝是標準成功人士的穿著，舉止態度優雅，可是這樣的他，內化的力量轉而形成一股更強大的內斂霸氣，比以往任何一種面貌更令人感到害怕。

穆湛倫微微勾起唇，神祕一笑，丟出讓人摸不著頭腦的兩個字，「真巧。」第一天來這裡晃晃，辦公室的門都還沒踏進去就能遇見她，不是巧合是什麼？

「什麼東西真巧？」她不明就裡，傻傻反問。

「趙總經理，麻煩先幫我準備一間會議室。」穆湛倫的嘴角又上揚了兩度，他必須盡快跟她單獨談談。

「您要召見哪些主管嗎？我馬上替您把人找過來。」趙慶義微弓著身，努力討好。

「不必，我要見的人只有一個。」穆湛倫笑看著她，發現自己說到「只有一個」時，她的身子明顯抖了一下。

很好，她懂！

「是，我馬上幫您把人找來，請問您想見哪個部門的主管？」趙慶義巴結地又問。

「我要見的人就是她，許詠妍。」穆湛倫緊盯著她，一字一字慢慢宣布，看見她垂下眼眸，輕輕倒抽一口氣。

穆湛倫伸出左手，探向她的下巴輕輕捏住，強迫她抬起頭與自己四目相對，他莫測高深的笑了笑。「親愛的，好久不見，一切都好嗎？」

第1章

放學了，就讀國小的許詠妍手裡拿著巧克力麵包的空包裝袋，慢慢走向老師辦公室，想要找媽媽一起回家，可是她的雙腳還沒踏進辦公室，就聽見媽媽在和自己的班導師說話——

「吳老師，妳還不回家啊？」班導師問道。

「我今天想去范仲律家看看，有點事想跟他父親商量。」吳老師拿起包包，微微一笑。

「唉，說到妳班上的范仲律，我就想到我班上的穆湛倫，兩個小男孩一樣瘦小，也都單親，偏偏他們的父親愛賭博又跟流氓走得近，遲早要出事。」班導師邊說邊搖頭。「吳老師，我看妳還是別去找范仲律的父親談，反正也談不出什麼的。」

「我知道自己能做的有限，可是現在能幫這些孩子的，只有我們這些老師了，我們身為老師，應該要好好關心學生，尤其是沒辦法從家庭得到溫暖的孩子，我們能幫多少就盡量幫。」吳老師邊說邊往門口移動，碰巧看見呆呆站在門口的女兒，輕呼道：「詠妍，怎麼站在這裡？」

許詠妍眨眨眼，腦袋裡還迴盪著媽媽剛才說的話，一時間沒有反應過來。

「詠妍，發什麼呆呢？」吳老師蹲下身，跟女兒平視，見女兒吃得滿嘴巧克力，她從包包裡拿出手帕，溫柔的替女兒擦嘴。

女兒從小就愛吃，現在才國小五年級，就長得很高，每次排位子總是坐在最後一排。

許詠妍這才回過神來，說道：「我來找妳一起回家。」她看著媽媽收起手帕，伸出小手，攥著媽媽的衣服，輕輕晃了晃。

「媽媽等一下才會回家，妳先自己回家，好不好？」吳老師拿過女兒手中的垃圾，柔聲哄道。

「好。」許詠妍點點頭，左右兩條高高綁起的辮子也跟著晃了晃。「媽媽、老師，再見！」

「嗯，再見。」吳老師站起身，跟女兒揮揮手。

班導師也笑著朝她點點頭。

許詠妍邁開兩隻腳，快步往離家裡比較近的學校後門移動。

已經過了放學時間一段時間，學生都走得差不多，校園周遭有些冷清，突地，許詠妍聽到一旁的小巷子裡傳來兇惡的吼聲—

「你現在是在給我裝孝維，啊？昨天不是交代你拿五百塊來，你很有種嘛，居然一塊錢也沒有！」

是誰在說話，為什麼口氣這麼兇？出於好奇心和關心，她小心翼翼地走向聲音來源，霍然瞪大雙眼。

只見五、六個穿著附近國中制服的男學生正圍著瘦小的穆湛倫，個個惡聲惡氣，滿臉兇憤。

穆湛倫一聲不吭，嘴巴抿得緊緊的，半低著頭。

他的書包被人打開，所有東西統統被倒在地上，空空如也的書包像垃圾一樣被丟到一旁。

在沒有後路的巷子盡頭，暴力宛如鮮紅顏料，渲染暗巷，將灰暗變得怵目驚心，兩排停得歪斜的機車，像東倒西歪的盔甲武士。

許詠妍嚇得渾身發抖，想要跑回學校找老師求救，無奈雙腳發軟，動彈不得，就像她愛吃的果凍般。

「你是啞巴嗎？講話啊！」一個滿臉青春痘的男生用力推了穆湛倫一下。

穆湛倫被推得往後踉蹌一步，小臉微微上仰，倔強的瞪著對方，緩緩的回道：「我沒有錢。」

「我當然知道你沒有錢，啊你是不會去偷你老爸的錢喔？」青春痘男生伸出食指，用力戳他的頭。

「我不可以偷錢。」穆湛倫又低下頭，聲音沉定，沒有哭喊，沒有求饒，也沒有驚慌失措。

「不可以？阿娘喂！欸，你們給我聽聽看，這個小不點居然跟我說不可以？我看你是皮在癢啦！給我打！」青春痘男抬起雙手，往穆湛倫的胸口重重一推。

許詠妍本以為穆湛倫一定會往後重重摔倒在地，沒想到他突然抬起發狠的雙眼，發出一聲野獸般的低吼。

她瞪大雙眼，狠狠倒抽口氣，他那雙眼眸裡的狠勁，讓她打從心底發毛。

穆湛倫吼完，趁著對方愣住的那幾秒鐘，垂在身側的雙手猛然緊抓住對方的手，抬腳，直接往對方的下體猛力一踢！

「啊！」青春痘男痛得慘叫，身體往後一倒，雙手緊捂著下體，臉色當場刷白，更加氣怒的吼道：「給、給我打死他！」

其餘幾個人一擁而上，一個壯得像座小山的人想要抓住穆湛倫的雙手，可是被穆湛倫輕巧的往旁邊一避，反倒是他自己笨重的身形緩不住往前的衝勢，差點沒跌個狗吃屎。

穆湛倫助跑衝向另一個人，抬起雙腳踢中對方的胸口，對方當場倒地哀號。

但穆湛倫也沒討到便宜，身體左半部重重摔在硬邦邦的水泥地上，被壯男像拎布

袋一樣抓起，雙手往後一扯。

「給他死啦！」一個長得獐頭鼠目的人衝向穆湛倫，往他肚子狠狠揍了一拳。穆湛倫雙眼瞪大，滿臉漲紅，痛得彎下腰，在他快要接近地面時，另外一個人抬起腳，往他的臉重踹過去。

許詠妍直到快要呼吸不過來了，才突然意識到自己一直屏住呼吸，心臟跳得飛快，彷彿要蹦出喉嚨。

好難受……

她想要開口說話，一張嘴，才發現自己居然喊不出聲音，她深呼吸一口氣，再用力喊道：「你們……」

許詠妍是喊出聲音了，但不夠大聲到能讓前方的幾個人聽到，而且她的雙腳還是無法移動，只能眼睜睜看著穆湛倫被另外兩個人一來一往用力猛揍。

青春痘男慢慢站起身，一手摸著下體，沒湊上來幫忙揍，反而走向一旁機車停放處，拿起放在腳踏板上的棒球棍，奸笑浮上他的臉，他緩步走到穆湛倫面前，高高舉起球棒……

許詠妍的腦袋一片空白，只聽見自己的呼吸聲越來越大，就像氣喘病人那樣，突然，她雙手用力握拳，奮力大吼，「你們在幹什麼！」

穆湛倫趁其他人的注意力都被吸引過去時，狠狠踩著抓住自己的那個人的腳，對方一吃痛，鬆了手，獲得自由後，他立刻衝向青春痘男，死命從對方手中搶到球棒，很快的，他一棒一個，讓他們乖乖躺平。

這一連串的動作，幾乎是在幾秒鐘之內完成的。

解決完所有人，穆湛倫丟開球棒，還是沒看許詠妍一眼，他一拐一拐的撿起地上的課本、作業簿、鉛筆盒……

原本躺在地上的青春痘男突然站起身，一把抄起球棒，快速朝穆湛倫衝去，高高舉起球棒，就要朝他的後腦打去。

說時遲，那時快，穆湛倫突然覺得身後有古怪，轉過頭，看見被高高舉起的球棒時，已經來不及反應。

就在這時候，穆湛倫的眼角餘光看到一道身影竄了過來，使勁推開青春痘男，大概是太過用力，連她自己也撲跌在地，雙手掌心都磨破皮流血了。

穆湛倫瞪著班上最高的女同學，有些傻眼。好端端的，又沒她的事，她幹麼硬是攬和進來？

「肖查某！」青春痘男錯愕過後快速站起身，不爽到了極點，罵道：「叫什麼名字？混哪一區的？×！」被一個女的推倒在地，這話傳出去能聽嗎？他還要不要繼續混啊？

「我叫許詠妍，大家都叫我媽媽吳老師，我是這裡的學生。」許詠妍慢慢爬起來，還搞不太清楚狀況，有人問，她就回答。

穆湛倫聽了差點沒昏倒，她是腦袋進水還是怎樣？居然乖乖自己爆料，也不怕惹麻煩上身。

他快走幾步擋在她面前，正想叫她快點滾，這裡沒她的事，沒想到更驚奇的事情

發生了一

「妳媽媽就是教五、六年級的那個雞婆吳老師？」青春痘男講到「雞婆」兩個字時，臉上暴戾之氣減弱幾分。

「我媽媽就是教五、六年級的吳老師。」許詠妍自動刪掉雞婆兩個字，她有些害怕的看著青春痘男，狐疑地問道：「你認識我媽媽？」

青春痘男沒她那麼乖，也沒她那麼傻，什麼都有問必答，但是一想到吳老師，心裡不自覺滑過一絲溫暖。

小時候他常被父親家暴，兩天一小揍，三天一頓痛打，母親比他更慘，幾乎每天都被父親拿來練拳頭，直到他升上了五年級，導師換成吳老師。

剛開學沒多久，有天放學，吳老師突然說要跟他一起回家，他心裡覺得毛毛的，不斷回想是不是自己這幾天做了什麼錯事，老師要跟他父母告狀。

他忐忑不安的帶著吳老師回到家後，吳老師先跟母親打招呼，後來就叫他先進房間裡，他實在很害怕，將房門打開一道細細的縫偷看，吳老師在跟母親說話，但她們說得很小聲，他聽不清楚她們在說什麼。

後來父親回來了，吳老師也跟父親說了幾句話，在家一向橫行霸道的父親聽完，當場臉色發白。

沒多久，母親帶著他搬出去住，還申請什麼保護令。

保護令是啥鬼東西他到現在還是沒弄清楚，只知道保護令是可以防止父親再靠近他和母親，不讓父親再打他們的好東西。

青春痘男快速瞥了眼穆湛倫，他明明被打得身體都站不直了，那雙眼睛卻像狼一樣緊緊盯著自己，看起來相當欠揍，可是他現在有比揍人更重要的事情要問，拳頭的事先等等，於是他又把注意力放到許詠妍身上，問道：「他是妳的小男朋友喔？」

莫名其妙被誣賴，許詠妍又氣又羞，急得滿臉通紅，雙手在胸前緊緊握成拳頭，衝著對方吼道：「你不要亂說！」

青春痘男皺緊眉頭想著，什麼亂說？哪有亂說！女生就是麻煩，這種事有什麼好不敢承認的，如果不是，她幹麼衝出來？衝心酸的喔？以為自己是超人喔？

看她那架式，就跟王八蛋老爸揍他時一樣，老媽弱歸弱，卻會衝出來用自己的身體保護他……

×！想到這裡他心裡就酸酸的。

「大小姐，一句話啦！如果他是妳的小男朋友，我就給他保護令，以後有誰敢找他麻煩，就算到我頭上。」青春痘男哪懂得小女孩的心思，滿腦子只想著要報恩，急匆匆的又吼道：「到底是不是啦？」

許詠妍聽到關鍵字，遲疑的又再確定一次，「不會再有人敢欺負他？」嗯，這倒是值得好好思考思考。

「對啦，妳是要我講幾次？」大丈夫說話絕對算話！不要再給他懷疑東懷疑西的，麻煩死了！

「也不會再跟他要錢？」許詠妍咬了咬下唇，表情認真的又問。

我們能幫多少就盡量幫。

她的腦海中跑過媽媽說過的話，雖然被誤會很討厭，可是看見同學被欺負她心裡更不好受，好像快要窒息一樣。

青春痘男的不耐煩衝破極限，眉頭皺緊，頭一歪，毫不客氣的大吼道：「妳們這些查某郎……」到底要不要老實說啊她？不說他要走人啦！

「對！他是我男朋友，你們以後都不可以找他麻煩，否則我就告訴我媽媽。」許詠妍搞不懂現在是什麼情況，但聽到對方承諾不再找穆湛倫麻煩，她心裡衡量一下，又掙扎一下，毅然決然要幫他一把。

「不用告訴吳老師啦，就這點屁事。」青春痘男見其他人慢慢從地上站起身，向他們使眼色，叫他們先離開，他要留下來處理事情，等其他人都走光了，他才又問道：「欸，問一下，吳老師是不是跟以前一樣雞婆啊？」

「我媽媽是關心，才不是雞婆！」許詠妍受不了了，這個人幹麼一直說媽媽壞話？

「那就是跟以前一樣啦！」青春痘男滿意的點點頭，嘴角還帶著一點點可疑的笑意。「放心啦！我會交代小漢仔，以後沒人敢動妳的小男朋友，叫他多吃一點，壯一點，才不會被盯上。」

她用力忍住，沒有開口否認「小男朋友」這個稱呼，可是憑良心說，穆湛倫的確是該多吃一點，雖然他打人很狠，可是身高只到她下巴，就算擋在她身前，她的頭還是露在外面。

青春痘男交代完就離開了，小小一條巷弄裡，只剩下他們倆，互看彼此一眼，都沒說話。

許詠妍看穆湛倫只要稍微動一下身體，就痛得齜牙咧嘴的，臉上也開始出現可怕的瘀青，她有些擔心的道：「我們去保健室。」

穆湛倫懶得理她，轉過身，把自己的東西都撿回書包裡，便揹著書包慢慢往巷子口走去。

「你受傷了。」她跟在他身後走了幾步，見他不肯停下腳步，她一著急，伸出手抓住他的手，不讓他走。

他低頭，看見抓著自己衣服的手也受傷了，掌心微微滲血，他抬起眼眸，冷冷的盯著她。「走開！」

「你要擦藥。」她擺出母親平常對學生說話的樣子，態度堅持。

「我回家再擦就好了。」他不用她。

「真的？」許詠妍不是很相信他的說法。

「對。」煩不煩啊她？

「那你背上的傷誰幫你擦？」

穆湛倫瞪她一眼，沒說話。

看不到的假裝沒看到就好了，她怎麼這麼煩啊？還說什麼他是她的小男朋友，她的腦袋是不是有病啊？

「去保健室，不然我就跟老師講。」她端出老師威脅他。

他的反應很直接，甩開她的手轉頭就走，壓根沒把她的話聽進去。

「站住！」許詠妍站在原地大喊，「你不去，等一下回家我就告訴我媽媽。」見老師壓不住他，她就抬出老媽，如果老媽也壓不住，就……再想其他辦法。不過她很快就發現她不用再想其他的辦法，因為他已經停下腳步，轉過頭，雙眼直直的看著她，過了一會兒才慢條斯理的道：「我不是妳的小男朋友，妳幹麼管這麼多？」

「因為你是我的同學。」媽媽說，同學之間要有同學愛。「我剛剛那樣說是騙他的，這樣他才不會找你麻煩。」

「想幫我擦藥，可以，但我只在家裡擦藥。」穆湛倫氣定神閒的看著她，心想她一定不敢隨便到陌生人家裡。

許詠妍走到他身邊，看著他問道：「你家是不是跟我們家同一棟？以前回家的時候有看過你，你住幾樓？」

他瞬間懵了，她的反應完全出乎他的意料之外。

「不是說要在家裡擦藥嗎？快點走啊！我不能太晚回家，媽媽會擔心。」她催促道，見他還是不肯動，她肚子又餓了，便從書包裡拿出巧克力麵包，撕開塑膠袋，想也沒想，折了一半給他。

「妳要到我家？」穆湛倫更錯愕了。

許詠妍困惑看著他。

奇怪了，她去他家有什麼好問的？媽媽也會去學生家裡關心關心，她當然也可以到同學家裡關心關心啊！何況他們還住在同一棟。

「你不要拖拖拉拉的，我肚子餓了，很想快點回家吃飯。」見他不拿巧克力麵包，她乾脆直接把麵包往他手裡塞。「喏，這一半給你，多吃一點，這樣別人就不敢欺負你！」

穆湛倫很想叫她不要雞婆，可是是他說要在家擦藥的，現在反悔實在有失尊嚴，他有口難言，只好假裝她不存在，一路快步往前走，不經意把她硬塞到他手裡的東西湊到嘴邊，咬下一口……

突地，他雙眼一亮，這甜甜的東西，看起來黑黑的，有點噁心，其實還滿好吃的，跟她有點像，胖胖軟軟，還有點甜。

在穆湛倫小小心靈裡，雖然真心覺得許詠妍很雞婆，可是他媽媽很早就過世了，一直跟著爸爸生活的他，第一次感受到什麼叫……溫暖。

許詠妍那天比媽媽還晚回家，等爸爸加班回來，爸媽問起，她把發生的事情一五一十統統說出來了。

爸爸聽了，只丟下一句話，「以後不准跟住二樓的小流氓說話！」

媽媽拉著她，母女倆躲到她房間講悄悄話，媽媽稱讚她做得很好，支持她關心同學的行為，可是有一個大前提，一定要注意自己的安全。

媽媽跟她連成一氣，暗地裡偷偷幫著穆湛倫，她幾乎天天到他家幫忙換藥，藥沒了，媽媽就幫她買。

因為常去穆湛倫家，許詠妍很快就發現他晚上常常什麼都沒得吃，之後她天天放蘋果、自己最愛的巧克力麵包、飯糰等食物到他書包裡。

剛開始他會把東西丟回她的抽屜，然後她再丟回去，一來一往。

終於有一天，穆湛倫情緒大暴走，衝著她大吼，「妳煩不煩啊，別管我！」

許詠妍被他吼得渾身發抖，雙眼冒出水光。

在他厭惡的皺起眉頭，以為她要哭出來的那一秒，他這輩子唯一一次被一顆鮮豔蘋果重重砸中額頭。

靠！超痛的。

他瞪大雙眼，不敢相信她居然敢 K 他？只是他還沒發難，她就衝著他喊道—

「要我別管你可以，等你長得比我高的時候再來跟我說！」說完，她還是氣不過，又把書包裡的麵包跟飲料丟到他身上，才氣呼呼的離開。

穆湛倫呆愣愣的看著她氣沖沖離開的背影，久久無法回過神來。

這是第一次有人在他面前發怒，不是出於惡意，也是第一次有人拿很好吃的東西砸他。

他不覺得痛，心裡反而冒出一絲絲溫暖。

從此以後，她東西照塞，擺明他前一天大暴走無效。

慢慢的，許詠妍和她媽媽一起介入他的生活。

他住二樓，她住六樓，他在下，她在上。

教室座位，她在最後排，他在第一排，他在前，她在後，她看得見他，他看不見她。

有天放學回家後，她拉著吳老師來敲他家的門，兩人手中還端著好幾盤菜。

那天，她們在他家吃晚餐。

從隔天起，他莫名其妙被抓到六樓吃飯，吃完飯，在吳老師的監視下，拿出課本唸書、寫作業。

有一次，他背課文背到不小心睡著，猛然醒來，渾身冒冷汗，擔心被爸爸知道後會被痛打一頓，那天，吳老師陪他一起回家，向爸爸說明狀況。

爸爸根本不知道吳老師是隔壁班的老師，還以為是他的導師，一看見老師就猛點頭，謝謝吳老師願意幫他課後輔導。

從此，他得到可以上樓到吳老師家唸書的自由。

他幾乎天天到六樓報到，先填飽肚子，再填飽腦子，短短半年不到的時間，他的位子從全班最前面，慢慢往後移動，坐在中段。

許詠妍仍坐在最後面，在他眼中，那個位子像王座一樣，可以從後面看見全班同學……

他什麼時候才能和她一樣坐在最後面那一排呢？

「媽！湛倫在發呆，沒看書。」許詠妍察覺媽媽進房，笑嘻嘻的看向媽媽，扯開嗓子告狀。

她坐在自己房間的書桌前，右手拿著鉛筆，看著比自己小一號的穆湛倫，寫完功課後愣愣的看著前方發呆。

小孩子就該這樣才對嘛！

眼睛大大的，看起來呆呆的，那天被小混混們圍攻的穆湛倫，只是暫時誤入歧途，

才會變得那麼恐怖，像現在多好，連她都能欺負他。

被人當面告了一狀，穆湛倫緊張的看向吳老師。

「湛倫，你是不是累了？」吳老師走上前，把兩盤水果放到兩個孩子面前，一人一份。

他小心的看著吳老師，回道：「老師，我沒有發呆。」他是在想事情。

吳老師摸摸他的頭，探身檢察他們的功課，點點頭笑道：「好好好，功課都寫好了，先吃水果，等一下我拿繪本給你們看，這次的主題是全球著名建築喔！」

老師不生氣嗎？穆湛倫感覺很混亂，要是在家裡，老爸只要一聽到有人告狀，第一個反應肯定是狠狠巴他的頭，會讓人痛得哭出來的那種！

在許詠妍家，吳老師沒有罵他，反而會先看功課，知道他是先寫完功課才開始想些有的沒的，不管聽到什麼，吳老師都會先求證，不會不分青紅皂白就先罵他或打他，這一點，吳老師跟爸爸很不一樣，他要學吳老師。

「又是蘋果？」許詠妍看到蘋果就皺眉頭。

穆湛倫困惑看著許詠妍，也跟著皺眉。

蘋果很好吃，她幹麼一副很痛苦的樣子？而且吳老師每次都會切得很好看，像朵盛開的花。

「湛倫愛吃啊！」吳老師看向穆湛倫，朝他眨眨眼。

「我沒有愛吃蘋果。」穆湛倫彆扭否認。

「媽媽偏心。」許詠妍抗議。

「就知道妳一定會抗議！」吳老師走出房間，很快的又端了兩盤水果進了回來，放到孩子們面前。「看看這是什麼？」

「水梨！」許詠妍雙眼發亮，抓起切成片狀的水梨，邊吃邊笑。

穆湛倫同情的看著被許詠妍推開的蘋果，拿起自己的那一份開始吃起來。嗯，好甜，很香！

是被人好好照顧的味道……

「我把繪本拿給你們。」吳老師轉身離開，關上房門。

「湛倫，幫我把蘋果吃掉。」老媽一出房門，許詠妍馬上把自己的那盤蘋果推到他面前。「快點啊！」

「一人一份，妳乖乖吃啦！」穆湛倫皺眉。每次都要他幫忙吃，萬一被吳老師發現怎麼辦？就幾片蘋果，趕快吃下去不就沒事了？

「蘋果有股味道我不喜歡，幫我吃啦！」她偷瞄門口，一手拉了拉他的衣襬。「拜託……」

「萬一被老師發現……」他心裡很糾結，他不想騙吳老師。

「放心，不會被發現啦！」許詠妍見他盤子裡的蘋果已經吃光了，馬上把兩人的盤子交換，在他瞠目結舌的表情下，她拍拍手，笑容滿臉的故意問道：「湛倫，你怎麼都不吃蘋果？」

「妳……」穆湛倫看看她，又看看面前那盤蘋果，正要把盤子換回來，房門突然被打開了。

「今天看這幾本，有紫禁城、威尼斯、巴黎鐵塔這些建築的書，寫得不錯，連整體建築物的設計圖都有，當初真是買對了！」吳老師抱著好多本書進來房間，走到他們身後。「咦？湛倫，怎麼不吃蘋果？是不是不夠甜，還是不夠脆？」

穆湛倫瞄了眼許詠妍，她正一邊吃水梨一邊偷笑，嘴唇紅紅的，水果甜汁沾在唇上，亮亮的，很好看，他不自覺替她掩護，「老師，很好吃，因為太好吃了，所以我吃得比較慢。」

「嘆……」許詠妍沒忍住笑意。

「許詠妍，不要作怪！」吳老師睨了眼自家女兒。

自從女兒發現穆湛倫只會對她擺臉色，卻不會真正欺負她後，老是有意無意的偷偷欺負其實很直率單純的穆湛倫。

女兒那點小伎倆當然沒逃過吳老師的雙眼，不過在穆湛倫面前她還是替女兒留了點面子，假裝不知道。「想好好享受是吧？我懂。」

吳老師把書放到書桌上後，便拿著空盤子離開了。

房門一關上，穆湛倫馬上抗議道：「我不是妳的垃圾桶。」

見他似乎不太高興，許詠妍拿起一片蘋果，張開嘴，咬了一小口，咀嚼兩下，五官全皺在一起，彷彿吃到嘴裡的是很苦很苦的藥。

他無聲嘆了口氣，抽走她手中缺了一小塊的蘋果，丟入嘴裡咀嚼再咀嚼，乖乖替她把蘋果吃光光。

「這麼好吃的蘋果，怎麼會是廚餘？」許詠妍見他吃完了，笑咪咪的逗他道：「你這樣說，蘋果會哭喔！」

蘋果最好是會哭啦！穆湛倫把自己盤中剩一半的水梨一片一片謹慎的放到她的盤子裡。

一人一半才公平。

「女超人！」他忍不住嘟囔一句。

許詠妍聽了不但不生氣，還連連點頭。「沒錯！我就是保護你的女超人。謝謝你幫我吃毒蘋果，以後我會罩你一輩子！」

還毒蘋果咧！穆湛倫緊瞅著她，她是不是《白雪公主》的故事看太多遍，才會這麼排斥吃蘋果？

「我不需要妳保護。」他再三強調。

「偏偏我保護過你。」拜託！事實勝於雄辯。

「以後不會了……」穆湛倫定定的看著她，純真雙眼盈滿堅決。

「什麼？」許詠妍沒聽清楚他的話。

「沒什麼。」說完，他默默吃著蘋果，吃完後，他抽起一張衛生紙，把手擦乾淨了才開始翻閱那些看起來很貴的書。

他從沒看過許詠妍的爸爸，聽說他正在爭取經理職位，幾乎天天加班到半夜才回家。

他問過吳老師經理是什麼，老師告訴他那是公司裡的一種職位，許詠妍的爸爸努力工作賺錢，希望給她們母女過最好的生活。

聞言，他心中烙下一個清楚的目標—只要自己努力工作賺錢，就可以讓身邊的人過最好的生活，當下，他腦海中浮現的是許詠妍的臉。

第2章

升上六年級時，穆湛倫的身高已經比許詠妍高了，分配座位他坐在最後面，往前看去，可以看見全班同學，包括坐在他前兩排的許詠妍。

他好不容易坐到最後一排，她卻往前移動，兩人錯過能坐在一起的機會。

不過，每晚到她家吃完飯，他們總會坐在一起寫功課、吃水果、看課外書。

他們最愛看的書都跟房子有關，吳老師買了好多相關的書，他發現許詠妍每次看這些書的時候，眼睛都會笑瞇成兩彎月亮，很可愛。

第一節課下課，坐在他旁邊座位、現在全班最高的女生蔣月文轉頭想跟他聊天，他懶得理會，乾脆趴下假裝睡覺。

見狀，蔣月文沒再多說什麼，站起身走到許詠妍座位旁邊的位子坐下，兩人聊了起來。

穆湛倫皺著眉抬起頭往前看去，心想女巨人蔣月文找許詠妍聊什麼？只見兩人說沒兩句，蔣月文轉頭看向他，下一秒，許詠妍也看向他，數秒後，許詠妍點點頭，轉回頭和蔣月文又說了幾句話。

穆湛倫的眉頭皺得更深了，許詠妍看起來很聰明，其實很笨，做事大多憑感覺，沒什麼心機，更不會算計別人，就算被人推下陷阱，恐怕還在狀況外。

果不其然，放學時間還沒到，穆湛倫和許詠妍在一起的傳聞連隔壁班同學都知道了。

幾個下課常一起打球的男同學還特地跑來問他是不是真的，搞得他很不爽。

許詠妍只需要看一眼，就知道穆湛倫今天很煩躁。

大概只有壞巫婆的毒蘋果才能醫治他今天的壞脾氣，看嚴重程度，可能要吃兩顆才夠。

不過，他這是在氣什麼呢？

他的身高像吹氣球一樣，轉眼間長得很高，現在已經沒有人敢欺負他了，他不要欺負人還差不多。

自從老媽天天給他們課後輔導，還有媽媽說的什麼良性競爭，鬼才知道那是什麼，不過聽起來應該是好事，因為老媽說的時候臉上笑笑的。

總之，他們偷偷拚起第一名和第二名的寶座，有一次穆湛倫第一名，她第二名，媽媽開心得邊煮晚餐邊哼歌，整整唱了一個禮拜。

又有一次她得了第一名，穆湛倫第二名，媽媽足足唱了兩個禮拜。

從那次起，穆湛倫沒再拿過第一名，更詭異的是，他的名次始終在她後面一名，頂多落後她兩名，緊緊咬著她不放。

不過，許詠妍寧願他的排名在自己前面，好歹他是她罩的，他成績好，她也感到與有榮焉。

這一天放學，穆湛倫和許詠妍一起走回家，兩人一路無語，途中遇到幾個同學，曖昧的對他們指指點點。

他偷偷觀察許詠妍的反應，發現她並沒有什麼異狀。

快到家時，穆湛倫率先開口了，「妳跟蔣月文很要好嗎？」

「就同學啊！」許詠妍坦蕩蕩的回道。

「蔣月文找妳說什麼？」

「問我們是不是在一起。」想到這件事，她不由得皺起眉頭。

自從穆湛倫坐到最後面，功課突飛猛進後，超多女生跑來找她問東問西的，大家怎麼好像突然對他很好奇？

「妳怎麼回答？」穆湛倫緊張起來。

「實話實說啊！說我們天天一起回家，一起吃飯，一起寫功課。」許詠妍把講了好幾次的話又說一遍。

他的眉頭打結，一臉擔心的盯著她，像在澄清似的馬上說道：「我們沒有在一起！」

「明明就有！」她沒好氣的看他一眼。

像現在，他們不就是一起回家嗎？明明在一起，為什麼要說沒有在一起？老媽說過，說謊是不對的行為。

「蔣月文說的在一起是指男女朋友。」穆湛倫分析給她聽。

「什麼是男女朋友？」

「就像妳爸跟妳媽一樣，他們先是男女朋友，然後結婚，最後組成一個家。」他急切看著她，盡量以她能夠理解的方式解釋。

他真不明白，她的功課明明就很好，怎麼在這種事情上頭這麼笨？

「然後咧？」

「然後妳就被生出來了。」

「聽起來不錯啊！」許詠妍滿意的點點頭。

「妳到底有沒有聽懂我的意思？」穆湛倫發現她根本就是有聽沒有懂，更加心急了。

看他的反應有點激動，她動了動大腦，做出結論，「所以我們是男女朋友？」如果在一起等於男女朋友，那他們在一起，等於他們是男女朋友。

很煩惱，一樣的意思，為什麼要有兩種說法？

「我們不是！」他不知道該怎麼說她才會懂。

看她一副「不要大驚小怪」的表情，穆湛倫垮下雙肩。算了，他放棄教育她，這種事還是吳老師來比較快。

她應該會自己去問吳老師吧？

「不要管那些有的沒的啦！是又怎樣，不是又怎樣？反正我們心裡有數就好了，不要管別人說什麼，好累喔！」許詠妍揮揮手。

什麼在一起？什麼男女朋友？弄清楚以後，可以每次都考第一名嗎？這種無關緊要的問題根本不重要，她寧願把時間拿來看那些漂亮的室內設計的書，想這些很無聊。

問題是她心裡真的有數嗎？他擔憂的看著非常狀況外的她。

「夭壽喔！最近聽說有人在樓梯間差點被迷昏。」

住在附近的婆婆媽媽手挽著菜籃，站在路邊聊幾句。

「我那棟也有聽說，大家在商量要不要裝監視器。」

「裝一下比較安全啦！」

「我隔壁唸國中的小可，前兩天補習回家，走樓梯走到一半，突然被人用布捂住嘴巴，要不是她父親剛好出門買東西看見，恐怕要報失蹤人口嘍！」

穆湛倫分心聽著，腳步慢下來，沒察覺許詠妍依照平常速度往前，等他回過神來，兩人已經距離好幾大步。

「喂！妳不要走那麼快。」他幾個大步追上她。

「奇怪，你比我高，怎麼走得比我慢？」許詠妍看他一眼。

「剛才阿姨們說的話妳有聽到嗎？」穆湛倫現在全副心思都放在公寓迷昏事件上。

「哪裡的阿姨？」她不解的眨眨眼。

「果然沒在聽……」她這話問得有夠沒神經，他在心裡重重嘆了口氣。

許詠妍看他一臉無奈，忍不住噗嗤一聲笑了，而且笑得天真又無邪。「有啦！講什麼女生被攻擊，我媽也叮嚀過我了，不過你是男生，擔心什麼？」

他哪是為自己擔心？穆湛倫靜靜看著她。算了，用講的她不明白，反正他們會一起回家，應該沒問題吧？

她快死了嗎？

許詠妍覺得一陣噁心，從洗手間出來後，腦袋昏昏的，身體也很不舒服，她雙腳虛浮的走回教室，愣愣的坐到自己的座位上。

為什麼會流血？她的身體沒有傷口啊！

還沒醒過神來，蔣月文帶頭，和好幾個同學走到她的座位附近，把她團團包圍，笑得很奇怪。

「聽說妳承認妳跟穆湛倫在一起喔？」蔣月文身邊一個女同學看著她，口氣有點兇。

「我們是天天在一起。」許詠妍奇怪的看他們一眼。她跟班上其他同學不也是幾乎天天在一起嗎，這有什麼好特地拿出來說的？

「你們才幾歲，就交男女朋友？」

「你們的爸爸媽媽知道嗎？」

「我媽知道啊！」許詠妍雙手抱著肚子，身體越來越奇怪，她是不是快死了？一定是這樣，身體好不舒服，同學好吵，她想趴下來休息。

「吳老師知道？」

「穆湛倫的爸爸是流氓，妳知不知道？」某個男同學冷哼。

「穆湛倫的爸爸是他爸爸，穆湛倫是穆湛倫。」蔣月文雙手抱胸，生氣警告，「不要說穆湛倫的壞話！」

「你們是不是會變成夫妻，天天睡在一起？」

許詠妍覺得頭越來越暈，同學們說話的聲音變成鬧烘烘一片，嗡嗡嗡嗡的，聽不太清楚。「啊？」

「矮額，感覺好噁心喔！」某個男同學邊說邊做鬼臉。

「你們……不要亂說……」許詠妍臉色慘白，身體微微發抖，還不斷冒冷汗。好不舒服……肚子好痛。

「詠妍，妳不要跟穆湛倫在一起，他爸爸是流氓。」

「就算穆湛倫的爸爸是流氓又怎樣？他比你帥！」

「詠妍，妳怎麼了？」

「我肚子好痛……」許詠妍痛得腦袋都無法思考了，唯一的念頭就是，她快死了嗎？可是她還不想死……

「妳看妳，把詠妍弄哭了！」

身邊依舊吵雜，許詠妍覺得快受不了了。

上課鐘響，穆湛倫和同學打完籃球進教室，就看到許詠妍一臉痛苦的在哭，他急忙幾個大步衝過去，揮開擋路的同學，蹲在她的座位旁，擔心的問道：「妳怎麼了？」

「穆湛倫？」許詠妍確認眼前的人確實是穆湛倫後，哭得更委屈了。「肚子好痛！我一定是快死了……」

穆湛倫二話不說，抱起痛得全身狂冒冷汗的許詠妍，直衝保健室。

從那一刻起，許詠妍發現原本矮她一顆頭的穆湛倫，如今已經變成高出她一顆頭的穆湛倫。本來是她罩著穆湛倫，怎麼現在變成他罩著她了？

那一天放學，穆湛倫替許詠妍揹書包，兩人慢慢走回家，有時候她痛得蹲下身，他也跟著停下腳步。

一路走走停停，他都沒說什麼，很有耐心的陪在她身邊，還用身體幫她擋太陽，偏偏有幾個白癡同學經過，在那邊鬼吼鬼叫，搞得她很窘，他什麼話都沒說，只是冷冷的瞪著他們，那些白癡同學就摸摸鼻子，腳底抹油，消失得無影無蹤。

到了晚上，穆湛倫很快的吃完晚飯就回家了，沒有留下來做功課。

而許詠妍晚餐沒吃幾口，送穆湛倫離開後就回房間躺在床上，後來老媽敲門進來，還特地準備了一杯熱的薑母茶給她喝，和她聊起月經的事。

白天的時候她看到自己流血了就嚇呆了，根本忘記媽媽以前跟她提過，媽媽還教過她怎麼用衛生棉，難怪一回家時媽媽拿了片衛生棉給她，她就知道該怎麼使用。好、好丟臉！她還在大家面前哭了，天哪……

虧她還說要罩穆湛倫，他一定覺得她很弱，說不定以後都不想理她了……印象中，有同學說很噁心。

他會不理她嗎？他也覺得她很噁心嗎？

穆湛倫不理她了。

為什麼？

上課鐘響，許詠妍看他手中轉著籃球，在老師進教室前一秒才大步走進教室，坐到位子上。

她看著他，可是他的目光卻是看向窗外。

接下來幾天，穆湛倫又替她揹了好幾天書包，默默送她回家，本來他還願意留下

來吃飯，可是後來他送她回家後就回家了。

之後，有同學走到她座位旁，穆湛倫會直接走過來，坐在附近的位子，雙手抱胸，盯著又想亂說話的同學。

幾天後，她的月經結束了，身體恢復正常，但是穆湛倫不知道，放學時間照樣走到她身邊，想替她揹書包。

「我好了。」許詠妍有些不好意思的小聲說道。

穆湛倫一開始反應不過來，過了幾秒才點點頭，輕應一聲，「喔。」但他還是替她揹起書包，陪她走回家。

可是從隔天開始，放學後他不再和她一起回家，而是和幾個男同學跑去打籃球，也不到她家吃飯寫功課了。

很多人都問他們怎麼了，包括媽媽。

她不知道該怎麼回答，只能搖搖頭。

媽媽的反應最怪，摸摸她的頭，要她不要難過，但是她不難過啊，頂多只是沒人幫她吃掉毒蘋果，又沒差！

他不理她之後，同學也不會跑來找她說些有的沒的，世界清靜很多，可是她的心裡空蕩蕩的，好像少了一塊。

這一天放學後，許詠妍看著在籃球場上打球的穆湛倫，覺得他離自己好遠、好遠……為什麼會變成這樣？他們本來是好朋友的啊！

是因為他發現她罩不了他，才不想理她嗎？

許詠妍轉過身，拖著腳步緩緩走回家，她摸摸肚子，那個好像又快來了，肚子悶悶的，好難受……

好不容易走到家，她一手撐著樓梯間的紅色塑膠扶手，一手壓著肚子，眼睛盯著腳下的樓梯，一階一階慢慢往上爬。

感覺身後好像有人跟著，她心中一喜，還在想是不是穆湛倫偷偷跟著她回來，正想轉頭，突然感覺到有東西罩住她的口鼻。

那一瞬間她想起其他住戶之前提過的迷昏事件，她全身涼透，暫時停止呼吸，等對方稍微鬆開力道，她抬起雙手，努力想拉開對方的手，同時放聲大喊，「媽，救我！臭……」臭穆湛倫，救我！

察覺到她的反抗，歹徒猙獰的瞪大雙眼，將布使勁壓上她的口鼻。

許詠妍眼前一黑，下一秒跌入深不見底的黑暗。

穆湛倫見許詠妍轉身回家，跟同學說要暫時離開一下，一路小跑步追上她，默默跟在她身後。

為了確保她不會發現，他跟她隔了好幾步距離。

見她進入公寓，他才快步跟上，站在一樓，仰頭，透過樓梯間窗戶照進的夕陽，判斷她上樓的速度。

不對勁，似乎比平常還要慢？穆湛倫皺眉。難道她肚子又痛了？他用學校的電腦上網查過資料，又計算了一下日期，她的月經好像這幾天會來。

隨著她一層一層往上爬，他預估她快要到家了，正想往外移動，突然聽見古怪的

聲響。

他拔腿往上衝到一半，聽到她的大喊。

穆湛倫頓時陷入極大的恐懼，長腿一步跨三層階梯，用最快的速度衝上樓，就見許詠妍渾身虛軟，似乎已經昏迷過去，而一個長相猥瑣、滿臉橫肉的噁心男人正要把她抱起來。

「放開她！」穆湛倫低吼一聲，衝了過去，一頭撞上歹徒的肚子，迫使他放開毫無反抗能力的許詠妍。

歹徒被撞得眼冒金星，又看見壞自己好事的不過是個小男孩，獰獰一笑，高舉拳頭，衝過去打算狠揍穆湛倫一頓。

穆湛倫手腳俐落的從歹徒的腋下鑽過去，躲過這一拳，歹徒一轉回身，剛好背對樓梯，而他則是站在某家住戶旁邊。

歹徒看看眼前的局面，勾起冷笑。

一個死小孩被他困在角落，還怕收拾不了？

穆湛倫嘴角一揚，伸出手，用力按下門鈴，見歹徒面露驚慌、分心的那秒鐘，他使出全身力氣衝向歹徒。

「啊？滾開……滾……」歹徒回過神時，穆湛倫已經衝到面前，還一臉不怕死的模樣，看得歹徒也感到害怕。

穆湛倫壓根沒把希望放在鄰居身上，永遠不要指望人家來救，像許詠妍這種雞婆等級的人類相當稀少。

關鍵時刻，他只相信自己。

「不要過來！滾開……」歹徒瞪大雙眼大吼，拚命揮動雙手想把他趕跑，可是這個死小孩像不要命似的用力撞上他。「……滾啊……啊啊啊啊！」

砰！砰！砰！

樓梯間傳來好幾聲重物撞地的悶響。

然後，一切回歸平靜。

「媽？」

許詠妍甫睜開雙眼，就見媽媽一臉擔心的看著自己，好像她生了很嚴重的病一樣，好奇怪。

「醒了？有沒有覺得哪裡不舒服？」吳老師如釋重負鬆了一大口氣，摸摸女兒的頭。

她就這麼一個寶貝女兒，如果不是穆湛倫不顧一切的救了女兒，她完全不敢想像女兒會發生什麼事。

許詠妍搖搖頭，突然驚愕的瞪大雙眼，激動的抓住媽媽的手，全身發抖。「媽！有、有……」

「沒事，都沒事了。」吳老師俯下身，緊緊抱住女兒。「歹徒摔下樓梯，被大家送去警局。」

「歹徒怎麼會摔下樓梯？」許詠妍皺眉，身軀仍隱隱發抖。

吳老師放開女兒，輕柔的撫著她的臉。「湛倫把歹徒推下樓，自己也滾下去了。」

「他有沒有受傷？」許詠妍的臉色變得更加慘白，她緊緊抓著媽媽的手，緊張到快要無法呼吸了。

他幹麼去推歹徒？他不知道這麼做自己也會有危險嗎？！

「他在那裡，妳自己問他。」吳老師鬆開女兒的手，轉頭，看向直挺挺站在房門口的穆湛倫。「我去切點水果。」

好長一段時間，穆湛倫傻站在門口，許詠妍躺在床上，相看兩無語。

她掙扎著想要坐起身，但是她的頭還有點暈，身體也沒什麼力氣。

見狀，他幾個大步上前，幫助她坐起身，放顆枕頭在她背部，讓她能好好靠著，接著坐到床邊。

「你不是討厭我嗎，幹麼幫我？」許詠妍看見他渾身是傷，雖然都包紮過了，可是看起來还是很恐怖，加上她差點……所有情緒一股腦兒全衝上腦門，讓她倏地紅了眼眶。

穆湛倫緩緩回道：「我沒有討厭妳。」

「你有！不然你幹麼不理我？！」她氣得眼角都有淚光了。

「我爸爸是流氓，我怕害妳……」他自卑的低下頭，下意識把身子往後挪了挪。

「穆湛倫，你是王八蛋！」許詠妍抓起身邊的布偶，一個一個扔向他，眼淚跟著一顆一顆往下掉。「說不理我就不理我！」

他爸爸是流氓，跟他有什麼關係？她早就聽媽媽說過了，但這有什麼好可怕的？

他爸爸還不是乖乖聽她媽媽的話？

他一下子不理她，一下子又因為她受傷，他……她快被他氣死了！

「我沒有不理妳。」穆湛倫完全不閃躲，讓她發洩怒氣，可是好幾個布娃娃根本沒碰到他就掉到床上。

她的身體怎麼還是一點力氣也沒有？

「……你有！你有！」許詠妍突然覺得視線一片模糊，她抬起雙手捂著眼睛。「穆湛倫，我跟你說，我最討厭你……」

「喔。」他的身體僵了僵，站起來，想離開。

「我討厭你不理我，更討厭你受傷！」她不知道邊罵邊哭，邊哭邊罵。

「我沒有不理妳。」穆湛倫站著不動，又強調一次。

「以後不准不理我！」許詠妍抬起滿是淚痕的小臉，緊緊盯著他。

「我沒有不理妳。」他已經講第三次了，她到底有沒有認真聽他說話？「妳不要哭了，好不好？」

穆湛倫重新坐到床邊，想抹去她臉上的淚水，手伸到一半，見她沒有退縮，他才輕輕碰上她的臉，抹去一顆眼淚、兩顆眼淚。

許詠妍不先說好，反倒趁機要求，「以後都要來我家吃飯。」

「喔。」他想也不想就答應。

「陪我寫功課。」再加一條。

「喔。」乖乖答應。

「看到蘋果就幫我吃掉。」這條也很重要。

「喔。」再次毫不猶豫的答應。

「不准再受傷！」這條最最重要！

穆湛倫擰眉，用力想了想，才回道：「我、我盡量。」如果有人找他麻煩，他會跑，如果有人找她麻煩，他會打！

「再也不准把我當空氣！」差點忘記這一條！

許詠妍著迷於和他簽定條約，深怕漏了重要條款，漸漸忘了害怕、忘了委屈、忘了生氣。

穆湛倫看著她，沒有說話。

把她當空氣不好嗎？可是他已經把她當空氣了啊！

人沒有空氣，會無法呼吸，沒看見她好好的，他心裡特別擔心，這樣不好嗎？

「聽到沒？！」許詠妍吃定他今天好像特別好商量，說什麼都答應，趕快趁機多要求幾項。

「喔。」他把她的要求修改成不能不理她，要常常找她說話。

傳來敲門聲，兩秒鐘後，吳老師打開門，見他們坐著聊天，女兒雖然眼眶紅紅的，唇邊卻帶著開心的笑意，這幾天女兒一直都悶悶不樂的，現在終於沒事了。

「和好了？」吳老師笑問。

穆湛倫臉蛋紅了紅，尷尬站起身。

「我們沒有吵架啊！」許詠妍狀況外的大聲宣告。

「湛倫，半小時後吃晚餐。」吳老師看著穆湛倫，試探的道。

他是個好孩子，對女兒也好，人也聰明又懂事，就是他爸爸……想到這裡，她不免在心裡重重嘆口氣。

許詠妍直勾勾的瞅著他，一副他不留下來吃飯，她就要哭給他看的樣子。

穆湛倫看了眼許詠妍，不敢說要回家，只好輕應一聲，「喔。」

「留下來一起吃？」吳老師知道他還在考慮，故意追問。

許詠妍憋不住氣，抬手輕拉了他一下。

穆湛倫拿她沒辦法，只好點點頭，「好。」

這一天，許詠妍差點離開幸福軌道。

幸好被穆湛倫一撞，又撞回原本的幸福軌道。

也是那一天，他們又「在一起」吃飯、唸書、吃水果、看課外讀物。

自從那顆打得人額頭瘀青的蘋果開始，不相信有人會無緣無故對另外一個人好的穆湛倫，從此卸下心防，接受許詠妍和吳老師的好意，而且天天跑步、運動、打籃球，只求早一日長得比許詠妍高。

等他比她高的那一天，已經忘了當初這麼執著的理由，不過他很清楚一點，只要他比她高，就可以保護她。

他希望可以保護她一輩子……

不過，老天爺沒有聽到他的祈禱，惡運再次降臨到他身上。

升國中那年，老爸因為欠錢被黑道追打，死在大馬路上。

國中時，穆湛倫輾轉住在不同親戚家，和許詠妍斷斷續續聯絡著，後來直接進入

社會局，由社會局代為安排他的生活。

國三那年，經由臺灣的收養機構出面協助，穆湛倫正式被一對美國夫婦收養，同年飛去美國，開啟他在異國的全新生活。

當他坐上飛機時，什麼話都沒說，從頭到尾只問過養父母一個問題，「我還可以再回來這裡嗎？」

養父回道：「只要你想，隨時都可以回來，我跟你媽媽會盡量抽空陪你一起回來。」

「你現在就想回臺灣了？」養母問他。

穆湛倫想了一下，搖搖頭，隨即表情堅定的道：「等我長得更高的時候，我會回來。」

Crescent